

# Lost

---

夕阳继续西沉，空的影子开始渐渐拉长，此刻他在走在自己的影子上，整理混乱的思绪，要明白刚刚发生的事情并不难，难的是理解。

箱子，异常的辐射浓度，黑化体

中心医院，回收

还有，彩...又或者只是巧合吗？

回到老骡子给的集合点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他应该也不可能把基地往黑化体里开，这样的话就只有回到那里了。

多亏了尖哨队的情报，一路上可以完全避开巡查队，而那个尖哨队也已经...

哨子叮叮当当的响声一直回荡在防护服里。

老骡子。

另一种可能性围绕在他的脑海。

不，如果他的打算是要自己的命，大可不必这么麻烦。

说明他也不知道包裹里是什么？

总归只能亲自向他确认了。

虽然过程曲折，此刻空还是靠自己回到了准隔离区，推着车转过几个街角后，他推着车进入了一个隐藏在居民楼中间的废旧仓库，卷闸门似乎早已不知所踪了，盖在顶棚上的塑料板也是一样，大量的攀缘植物搭在金属骨架上，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屋顶。

仓库内部也是枝蔓从生，几根光秃秃的水泥立柱上也长满了青苔，四周的玻璃窗没有几个还是完好无缺的，在其中一侧，一堵水泥墙分隔出一个小房间，正中有一个铁皮和铰链做成的简易小门，而两侧是两个方形的缺口，似乎是用来安装窗户的，似乎对侧也是一样的结构，视线可以通过那里，直接透出工厂外。

推开那扇门，回响在空旷室内的金属噪声几乎要把所有灰尘都扬到空中。在房间的一角，地面有个一人宽的方型缺口，合金制的梯子稍稍伸出洞外，空把防护服脱在房间里，直接跳了下去。

“哟哟哟，同志，欢迎来到货郎号，我的作战中心，这里有使命必达的送货员，带着满腔热情工作，内置了最先进的通讯设备，集仓储和运输为一体，在这样开阔、舒适的空间里，谁能想到它是一辆全长...”，入口处响起了广播。

空脑补着老骡子的天之声，然而并没有，里面是个相当大的空洞，差不多可以让四排卡车并排停下。

他打着手电筒，在没有光线的空间里寻找着任何看上去像是线索的东西，但没有收获，看上去能带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贴着墙根有几条通信线路，所有信号都被切断了。

一点线索也没有，这不像他的做法。

除非？

有什么紧急情况？

突然被人追踪？

不会，这种程度的话他总归会留下什么。

但这个地库里留下的东西少得可怜，很快就全部翻过一遍了。

密道？这里本身就是个密道，电已经断了，就算找到控制开关也没有意义。

那么先出去，在周围找找，如果能找到他们出去的位置，附近一定有些痕迹。

H型梯不是贴着地面的，而是大致有一个人的高度，拿库里剩下的沙袋一类垫一下，跳起来就能抓住梯子的下半部分。

然后空和半截梯子一起摔了下来。

“呆着别动”，梯子断裂的位置显然是被预先截过的，这下意思很明确了。

老骡子在阻止自己回去，怎么办？

身上连衣服都没有，看上去没有什么方法能帮自己上去。

自己手里的东西是，手电，手机上地图和...巡查队的巡逻路线。

看上去没什么能用的东西，多希望还能从什么地方抠出一点。

“叮铃。”，空用手托着腮，向前踱步。

“叮铃。”，他试着集中精力，但是有声音在打断他。

“叮铃。”，胸前的哨子每走一步，就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

为了方便称呼，人们把隶属政府的巡查单位一般统称为“巡查队”。

但其实巡查队内部是有清晰的职能划分的。

安全保障小队是执行防务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外围防线进行的，一般不会离隔离区边界太远，除非需要扩张防线。

紧急反应小队，扩张政策的时期，负责从黑化体手里夺取领地的清理小队，现在是类似特种部队一类的存在，平时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群人是从黑潮里游出来的，货真价实的疯子，被抓到的话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治安维持小队，简单来说就是对付活人的单位，抓捕取缔非法居留者，清理非法组织，进行强制收容，简单来说就是见人就抓。

这正是空现在急需的组织。

“嘀～～”，一声尖锐的哨响穿破了头顶上仓库的每一处裂缝。

“拿着。”，一包薯片被丢到了空的大腿上，他看看自己被扣在一起的大拇指，挠了挠头。

“能不能至少把手机...”

“我说，小子，你清楚现在的状况吧”，前座副驾驶位上的人侧过头。

“在移交之前我都是嫌疑人员。”

“看你好像挺饿了分你点东西而已，不要得寸进尺。”

“好好，感谢各位的保护。”

“这小子说话总是让人不太舒坦是怎么...”

“好了好了，消消气，毕竟从他那拿了重要情报。”，后座的队员压住了前座刚站起身的人。“而且他还是那个人手底下的...”

“听好了小子，不是那家伙的话，现在我已经把你的头套上了。”

虽然对听觉很不友好，现在已经如愿地坐上了顺风车。

反反复复大概吹了整整5分钟的哨子，到现在音浪都还在颅腔里反复横跳。

尖哨队的哨子经过特殊调校，能发出相当尖锐的响声，没有准备的话会被吓到的那种。

实际上，这把哨子真正的秘密还不仅如此，仅凭声音是不够的。

人耳听不见的超高频声音，这才是治安队真正用来锁定目标的信号。

空侧过头往窗外看去，夕阳将城市的残像拉长...

当然是没有的，四周都是实打实的铁壳子。

车体忽然剧烈晃动起来，伴随比哨子更刺耳的金属刮蹭声。

“怎么回事！”

“有车从后面挤过去了。”

“谁这么大胆子敢把我们撞开。”

“那是...紧急反应小队”，驾驶员目视着前方高速驶离的轮式装甲车，发出疑惑的音调。

“难怪能这么容易把我们撞开。”，终究前面是货真价实的军用装备，这边只是普通的改装车辆。

车内的队员们开始讨论起来，空嚼着薯片，一言不发地坐着。

“看，那边又是一辆！”，车还没有行驶很久，在一个岔路口又被一辆装甲车正向超了过去。

“这可真是稀罕，居然能撞到两队。”

“他们都在往同一个地方开吗？”

“白痴吗，现在这帮人不可能集体行动了，除非是...”

“是？”

“别是了，肯定是正好几个地方同时冒出来暴徒闹事吧，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组织跟虫子一样，永远能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啊啊，真是火大，白白给人撞了。”

“你下去拦车跟他们单挑啊。”

“行，你把车拦了，我来跟他们单挑。”

“哈哈...”，众人一起哄笑起来。

空低着头，把最后一块薯片咬碎，吞了下去。

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正像嚼碎的薯片一样，黏在一起之后，模糊的一团梗在嗓子里，让人难受。破碎的事件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图案，不好的预感却非常真实。

二，四，八，十六。

紧急反应小队从各个角度张开，封锁了中心医院。

大量的黑化体从主要出口涌出，和已经完成紧急部署的主力发生了正面冲突。

由于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即使已经使用了范围性杀伤装备，也很难实现反推进，双方持续僵持在火力线上。

“喂喂，开玩笑吧...”

“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这完全就是恐怖袭击吧...”

“恐怖袭击？开玩笑也不要开这种吧哈哈哈...”

“总之先找条通讯线路问一下情况，你们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真的？”

大楼顶部的结构已经摇摇欲坠，靠近顶部的位置，已经缺了好几个角，还没完全散去的烟尘，崩塌下落的废墟和不规则的缺口看上去是爆炸物破坏的痕迹，但楼体的断面却是整齐的球面，明明被切掉了一大块，周边的地面上却连大一点的碎块都没有。

“看那里”，队员们刚下车，就发现一辆运输机刚刚从楼顶少了一半的停机坪起飞。

“看来还有幸存者，真是太好了。”

“估计是要人吧，普通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待遇。”

七嘴八舌之间，刚从楼顶飞出一小段距离，还在加速阶段的飞行器，被一个瞬间生成的漆黑球体笼罩，吞噬，然后消失了。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剩下的前后两部分，和机翼尖端的一小部分，就那样继续上升片刻，然后逐渐以抛物线的轨迹下落。有一些人从十二层高的空中洒落出来，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从轮廓还是可以辨识出来。

“准备撤了兄弟们。”，挂了电话的队长打开车门喊目瞪口呆的队员回来。

“这就撤了？”

“你当抓人是吗？我们的装备不够看的，就我们这些人，几分钟都顶不到。”

“那小家伙怎么办？”

“小子...”，他回头正想确认一下押送对象，后脑勺却挨了一下重击。

“什么时候...”

加固卡车突然加速，反应不及的队员们只能各自扑倒，看着它冲向医院的侧面。

这绝非人世的景象。

不断有人的声音传入空的听觉深处，慌乱、惨叫、呻吟、疑问、诅咒。

就算把耳朵堵上也没有用，这些声音直接通向自己的意识，这种程度对他而言已经并不陌生。

他踢开了医院的侧门，本打算用枪打坏的锁，却已经是打开的状态，这里正是上午刚刚和弧走过的工作人员入口。

接近侧梯，辐射浓度已经是危险水平，他抱着从车上拿回来的防护服，走进清洁工具间。

这样的辐射浓度对防护服来说都有些勉强。一楼到九楼的路本身，对于十七岁的男孩子来说并不长。问题是路已经渐渐模糊起来，明明是向上走，片刻后就发现自己在往下移动，每走过一小段，他都要停下来，驱赶脑中回响的杂音，直到眼前的阶梯清晰起来，他也已经辨别不清，那些声音到底是真实的，抑或仅仅是幻觉。

有人呼救？那又如何？

“照顾好你妹妹。”

你谁也救不了。

“彩就交给你了，小空。”

她不是被你害死的吗。

不对，她没有死。

你都眼睁睁看到了，还说什么胡话。

不对，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但是也没有任何能证明她还活着的线索。

不对，调查那个女孩的话，一定能...

已经可以了吧。

还在追寻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需要你保护呢。

空意识渐渐扩散开来，转向他自己，虽然能够感觉到，但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过程。

保持理智，保持理智。

她还活着。

她还活着。

至少要稳定控制住身体...

“如果能在辐射下停留更久，做到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自然也会产生更多的机会...”

一直以来空都是这样，像是腰间只系着一条不牢靠的安全绳般，在崖壁上蹦跳平移着。

为了找寻那株希望的石花，那株没有人见过的石花。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只要小空在我身边就好...”

“只要我能给他一个家的话...”

绿色的。

绿色的光。

断断续续的金属噪音也好，杂乱不清的各种人声也好，所有声音都停了下来。

仿佛是直接感受到这些话语一般，和之前那个女孩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出现在脑海里的是绿色。

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无法理解，这些声音给空以强烈的感觉，仿佛每个字都自己带着颜色。

非常熟悉的声音。

意识渐渐恢复，像是从短暂的晕厥里缓了过来。

“辐射浓度...降低了？”

之前的事情穿过脑海，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计数器，附近的辐射浓度确实降到了安全水平，甚至现在脱下防护服也没有关系。

“对不起。”

“明明我什么人都不是。”

声音渐渐弱了下去。

即使有太多弄不明白的东西，空还是没有放弃理清现状的努力。虽然话语中的意思没法让人完全明白，但那毫无疑问是星的声音。

那种花生糖一般压在一起的预感又回来了，虽然谈不上道理，但前方一定有什么事情，非常糟糕的事情。

但同时，那个预感又告诉他，如果此刻从这里离开的话，就永远得不到这一切的答案了。

如果再退一步的话，一切就又会像三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

空在九层的消防门前脱下自己的防护服，尽可能减轻一切不必要的重量。

隔着门已经能够清晰地听见一个男人的大笑和自言自语，打开门就能明白，声音离侧梯并不远，靠着墙壁，他循着声音的方向摸过去，一路上没有看到黑化体，以防万一他又读了读计数器，辐射值暂时是安全的，但还不能轻易放松警惕，因为这一层的将近一半已经消失了，暴露在高空环境当中。医院的上层结构摇摇欲坠，如果坍塌下来，自己肯定是无法幸免的。

源头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被破坏的教室，空背靠在被撕裂的墙根后，侧头向声音的来源看去。

“说！”

星正像一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被一个体格和他差不多的男人握在手里，男人的头发很长，几乎垂到了脖颈，耳朵完全被两边微卷的侧发遮住，好像随时都要绷开的皮外套敞开穿着，脚上是一双硬底靴，看上去是相当花哨的装束，也可以说根本不像是现代的服装，对于角色扮演来说又过于硬核了。

“喂。”，星的脖子被男人举过头顶的右手扼住，身体被抬到半空中，四肢自然地下垂，随着男人的摇晃不规律地前后摇摆。她的左臂已经不在身上，落在离自己大概几米远的地面。

“回答我！说话！听不懂吗废物！”，他的右臂前后抽动着，似乎使了力气，星的全身都跟着晃动起来，只有歪向一侧的头一动不动。

紧盯着男人的手，空注意到星戴着一条没见过的围巾，并非那种保暖用的绵制织物，也可以说是一条丝带，正跟着她的身体摇动。除此之外，她的制服仍然是今早空所见到的样子，上下装都破损的很厉害，

裸露的皮肤上分布着许多伤痕，以划痕居多。肢体上有大量的淤青，除了左臂的伤口在大量出血外，右臂好像也已经断了，以不正常的角度扭曲着。

“切，真是无聊。”，男人就像往床上扔衣服一样，把手臂往侧边一甩，星的四肢在空中摊开，保持一种不规则的方式落到了地面，像是被小孩子胡乱掰弄过关节的模型。

他走到星的头前，踩在她青紫肿胀到已经无法辨认的脸上，左右挪动着脚。

“不要”，“浪费”，“老子的”，“时间啊！”“女人！”，每说一个词，男人的脚就会抬起来，然后重重地踩下去一次，每次踩下去，鲜血就会从星的口腔和鼻腔里涌出。

“保护？”，低着头的男人，像是突然取回了理智一样降低了声调，然后向后弯曲膝盖，抬起小腿，对着星的小腹踹了下去，她应该已经失去了意识，但或许是因为有气体通过的关系，发出了低沉的“呃”声。

“这下还保护吗？”

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想立刻把扳机扣下去，但是。

开枪的话，你一定会死。

这绝对不是你能赢的对手。

“呃...”

不是要把彩接回去吗。

“保护？”

这不是你一直在等的机会吗。

“呃...”，血液像是倒出瓶子一样，一股一股地从星的嘴角溢出来。

还想再当一次骗子吗。

“小...空...”，虽然发音已经模糊了，但仍然听得出内容。

正在享受获得感的男人吃了一惊，把腿放了下来。

空也吃了一惊。

不行。

不要动。

趁现在离开的话，我有把握不被发现。

“你...回...来了...”，星用游丝般的气息想办法挤出声音，随后又咳出一口血来。

不可能，她没有发现我在这里才对。

“不好意思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男人把手围在耳旁，对着侧身倒在地上的星，摆出听人说话的样子。

然后又一脚踹了上去。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才好。

她这样叫着我的名字，是希望我能救她还是希望我扔下她离开呢。

“小空，小彩，拉完勾勾，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哦。”

“那爸爸妈妈呢？”

“当然，爸爸妈妈也算。”

“恩，在爸妈回来之前，你要先听星姐和我的话。”

“恩。”，彩笑着点了点头。

“以后不管是开心的事情，还是不开心的事情，都要说出来哦。”

个子最高的星用两只手摸了摸兄妹的头。

“如果有什么不想告诉空哥的话，就悄悄跟我说吧。”，她左手贴上彩的额头，把脸凑了上去。

“恩。”，彩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和星四目相对。

“等你长成男子汉的时候，我们一起保护这个家吧。”，她又用右手捏了捏空的脸蛋。

“为什么一定要长大才行啊。”

三个孩子看着彼此的脸，星先忍不住笑了起来，很快就传染到了两兄妹那，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三个人就这样一直笑着。

“砰”，空扣下了扳机。

“砰砰”，又紧接着两声。

子弹并没有打在男人的身上，他站在原地，头已经转向断壁的方向。身旁是三根旋转的锁链，上面串着铁刺，似乎是在子弹击中他之前的一瞬间，像冲击钻一样，轻易地冲破混凝土地面，又插进了天花板里。

空从墙后走出来，手枪始终指着那个男人。

“恩，我回来了。”

“听清楚了，哈哈...这下听清楚了”，男人右手扶额，不住地大笑。“你说的应该就是这家伙吧。”

空紧盯着对手的动作，他的脸型瘦长，五官分布既不像这片大陆的人，也不像邻岛的人，应该是某处的外国人。皮肤是没什么血色的苍白，不太清楚是人种如此还是他本身就不太健康。长相看上去与其说秀气，不如说不小心会错认成女孩子。这尖锐的声线挤压一下的话，应该确实也能发出女性的声调。他的瞳色是蓝黑色，纯黑之中包含着一点点蓝色，又或者是非常深的暗紫色。

他的左手掌心伸开，放在腰间，一个金属制的立方体悬浮在其上，它由27块小立方构成，正如魔方一般排列，只是每一颗都互不接触，表面上似乎是刻着什么文字，不是完全光滑的。看上去他从一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这个承托的姿势。

空观察着男人的动向，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动作，对方只是看着自己这边，视线游移着，没有停在自己身上，似乎也没有说话的意思，两个人僵持在原地，一言不发。

“魔方”其中一个面上的边线开始发光了，从两侧的端点开始逐渐延伸到四个边。

两发快速射击后，空立刻飞扑到原本躲藏的墙体后面。还没来得及站稳，身旁发生的爆炸就把他推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为了抵消冲击，横着翻滚了两圈。

应该没有什么飞行物过来，爆炸是直接地板下发生的，不太可能是预设好的爆炸物。

假设的话，还是有太多可能了。

地板上已经炸出了一个大坑，可以向下看到8层的楼道，看来整块混凝土板都被炸穿了，大量破碎的砂石落了下去。

“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不可能就是为了打女人特意跑上一趟吧。”

“目的，啊哈哈，对哦，我还有个目的来着。”

男人追出了刚刚的教室，也来到了走廊上，与其说是追，不如说是缓步走出来的。

“你比刚才那个女人有意思多了。”

走廊上已经不见空的身影，他的鞋子在方形瓷砖地板上，每走一步都哒哒地响。

哒，哒，哒。

“喂...”

没有回应，只有走廊上呼呼的风声。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如果你能伤到我一点的话，我就离开这里，怎么样？”

“可以。”，声音来自一扇只剩下一半的门后。

“那...抓人游戏，开始！”，男人朝那里伸出右手。

大约两秒后，爆炸一下子把门和周围的墙根都炸了个粉碎。随后空跃过地板的大洞，在走廊上落地，然后朝自己来的方向绕着S型飞奔起来。

“哟，反应不错嘛。”

“啪啪”，跑动中的空突然急停，紧接两发子弹的连续射击，全部被突然在男人身前钻出的铁链挡住了，男人绕开面前的大洞，从旁边所剩无几的地面继续前进。

可以从楼下的洞里穿出来，看上去不是布置在地板里的。

这条信息会有什么帮助呢。

“可没有站着不动的时间哦！”，在空的近旁又发生了爆炸，他在此之前跳开了，踉跄几步作为缓冲，然后继续跑动。

“砰”

不行，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反击的机会。

“砰”

“砰”

空拼命地朝走廊尽头飞奔，连续不断的爆炸一直紧跟在身后，让他跑得跌跌撞撞，每一次起身，他都在变化着跑动的路线和模式。

“砰”，男人一个个绕开自己炸出的坑洞，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手脚并用稳定住身体之后，这次空开始直直地向走廊尽头飞奔起来。

“5，4，3...”

眼看在走廊尽头，只差几步就到中庭广场的位置，空突然放低姿态贴地滑行，利用全身的接触面很快地减慢了速度。

“2，1”

“砰”，一块方形地砖就这样在他面前炸开，虽然里面不可能有任何易爆成分，而他顺势滑进了刚刚被炸出来的大坑里。

“原来是这样...精彩，精彩！”，男人鼓了三声掌，声音明显提高了，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亢奋。

“啪啪”

从他身后残余的一些墙面里伸出了两根铁链，挡住了从下方飞来的子弹。

“哦哟，还想再夸你两句呢...”

“事实上我对你们的武器也稍微有那么一点兴趣，你手上的那个机械装置，即使能打出这个速度的魔法也不是很多。”

空没有理会他的话，直接顺着视野的死区来到了男人的正面，紧接着暴风骤雨般的连续射击，八九发之后，周围静止了下来。

“但是，”，子弹经过的大洞里被许多铁链贯穿，几乎把洞填上了，男人则顺着走廊继续以原本的步调一步步往前，“并不是能够无限击发的对吧，另外...”

“刚才的爆炸，虽然看上去每次都能躲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吧。”

虽然死命抑制住了咳嗽的声音，一滩血还是从嗓子里掉到了地上。

意识在逐渐远离空的身体，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不过这次不是因为辐射，而是内部损伤罢了。

确实像男人所说的那样，冲击波的影响是没法完全回避的，而且也被一部分爆炸的破片打中了。每一次爆炸都在加剧空身体的损伤，口中已经充满了血腥味，控制身体发力也越来越难，像一开始那样跑动应该是做不到了。

“玩命地跑固然不错，但洞里的兔子可是打不到我的，你也很明白吧，小～空～”，男人自顾自地大笑起来，笑了一会之后，似乎是被血的味道所吸引，他越发地兴奋起来。“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有兴趣了，来吧，还有什么尽管拿出来，我可是等不及了！”，男人一改之前的气定神闲，迈开步子走向中庭广场。

就在走廊末段的转角，一个人从男人右边闪出，以很快的速度径直向他冲了过来。

刹那间，三根铁链从不同的方向将那个人贯了个对穿，链子的两端是尖锥，在高速旋转的加持下具有很强的力度。

男人连看都没看一眼，转过身，把双手摊开，作无奈状。

“声东击西，对吧。演的还真的挺不错，一般人可能就中计了。”

高密度复合填充材料开始还原，压缩后变成人形的防护服渐渐重新膨胀起来。

空举枪指着男人，从楼梯间踉踉跄跄地朝着中庭广场的护栏边挪动。

“现在认输的话，我可以不杀你哦？当然，如果你非要跪下求我给你个痛快，我也是很乐意的。”，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男人的脸颊抽搐着，显示出难掩的兴奋和迫切。

“我可能是输了，但你也是一样的。”

“什么？”

“你想用方形地砖把我炸死，但是没有做到吧。”

“你在鬼扯什么，我...”

“那些铁链，不可能是单纯的防御用途，你故意只用它们防身，是想...咳...在限制自己手上那个武器的状态下杀了我。”

“闭嘴！你现在不过是站都站不稳的...”

“没错，现在我只是站着就很费力了，但我还是活着，你完美的设想没有能杀掉我，而且现在也没有这个可能了。”

“闭嘴！！只要我...”

“只要你想的话随时可以把我卸了，但不是在我逃出那个走廊之前。”

“闭嘴！！！”

“这个中庭广场根本没有一块方形地砖。”，空一步步靠近着玻璃护栏。“我现在的状况，就算放着不动也活不下去了，但永远不可能是你期望的那种死法，抱歉了。”

男人用空着的那只手扶着额头，整个遮挡住了自己的脸。

“哈哈...”

“哈哈哈哈哈...”

他的大笑回响在整个楼层，渐渐和楼下那些黑化体的声音融为一体，混响在整个医院大堂。

“死吧！”，他把那只手张开，掌心指着天花板的方向，发出一声尖锐的咆哮。

整个天花板在爆炸的作用下坍塌下来，中庭广场上扬起巨大的尘埃。

“赢啦！我赢啦！看吧，我赢啦！”

一颗子弹贯穿了他拿着魔方的左肩。

手枪自空的手中滑落，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落到了一楼大堂，背后的绳枪还在不断收紧，一边把他拽向更高的地方，一边压迫着他的腰腹，他不住地咳嗽，每咳一口都从喉咙深处冒出血来，双臂只能无力地下垂，几块水泥破片插在小臂上，又额外增加了失血量。

上升阶段在数秒后结束，紧接着是自由落体，只是绳子没有像他预想地一样弹回去，而是干脆地断了。

被破片划到了吗，本来还想着能挂在上面，看一下那家伙气急败坏的样子。

果然我也是半斤八两呀，跟他没什么区别。

抱歉了，彩。抱歉了，老妈。

还有，先走一步了，星姐。

## Heart of Iron

---

在意识边缘徘徊的空任凭自己的身体自由下坠，靡靡之中感到自己落进了水里，颈后传来了一丝凉意。在他的下落路径上，每隔数米就有一个被重力压成纺锤形的大水珠，而他最终掉落到地面的一刻，只是轻轻地落到了水上。

水滴随即自由下落，在医院大堂制造了一场专属于他的倾盆大雨。

而此时，他已经感觉不到了。

中枪的男人仍然站在原地，他的左臂耷拉下来，使不上任何力气。但魔方却仍然留在他的手上，并未掉落到地面。

他捂着肩上的弹孔，被破坏的组织传来的阵痛传到他尚未能够平静下来的身体内部，在消化这个事实的时候，被再次激化了。

“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他的大笑渐渐和楼下那些黑化体的声音融为一体，混响在整个医院大堂。

他一步步向那些废墟走去，步子踏的非常重，仿佛整个中庭广场的每一寸地面都和自己有仇。

走到那堆废墟的边缘，他朝下望了望，看见空躺在大堂中央的瓷砖地上，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一辆陷进地下的重型卡车，大堂的地板承受不住那个重量，整个坍塌了，还有零星的黑化体正在卡车附近徘徊，货箱上也站着几个。

似乎是感受到了意识的存在，他们开始往他的方向缓慢移动。

“明明就是一群被神抛弃的家伙...”

男人咬着牙，看着他的“杰作”，朝下啐了一口，然后转头径直走进了中央楼梯。

几乎与此同时，空身旁的瓷砖地上，大小不一的零碎水滴开始渐渐向他的身边滚动，汇集起来，水流渐渐将空推动，顺着地势流进了大坑里。

我究竟是谁呢？

稚嫩而温和的女孩的声音，似乎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刚刚恢复意识的空脑子里仍然萦绕着最后的一句话，他试图坐起身来，五脏六腑的剧痛却打断了他所有的思维活动。

“咳！”，血不由自主地咳出体外。

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被当场摔碎，但显然现在的状态也不能说是活下来了。

注意根本没有办法集中，虽然外形是完好的，但身体内部已经不知道破损成什么样子。

非常大略地看一下，面前是一扇巨大的门，类似银行金库门一样的多重锁定结构，估计简单的爆炸也是



没有办法破坏的。

完全封闭的房间每一个面都是相当厚重的金属板，虽然整个空间大得出奇，里面唯一的物件只是一个板凳大小的基座，上面插着一把长伞，仅此而已。

正巧，此时此刻自己就躺在这个台座旁边，连说话或是起身都做不到。

“又见面了，大哥哥。”

一眼看得到头的房间里应该没有其他人的影子。

“你是？”，虽然初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尝试对话，但只要在意里出声的话，应该也可以传达过去吧。

这挑战着空的常识，所幸对他而言，最可靠的常识就是常识是不可靠的。

“想活下去吗？”

“是你把我带过来的吗？”

“想活下去吗？”

“一定要说的话，至少想把关于你的事情弄清楚再死。”

“想弄清楚的不是我的事情吧。”

“什么？”

“如果说彩还活着的话？”

“咳！”，空心里一惊，内脏又开始翻搅起来。

“我都看到了哦，大哥哥整——一个脑袋里都是她的事情呢。”

这么说刚才失去意识的时候听到的是...

“咳咳咳！”，糟糕，只是试图挪动一下身体而已，就破坏了某种刚刚稳定下来的平衡。

“伸手抓住那把雨伞的话，说不定就能够没事了哦。”

这怎么看都是充满了目的性的引导，但是彩还活着。

“那个讨厌的古装男大概也快到了，大哥哥现在这个样子被他看到的话...”

只要彩还活着，我就必须活着。

这是...约定。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似乎女孩还想试着再推他一把，但是话刚刚讲到一半，空伸出的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伞尖，尚未凝固的血液顺着尼龙布流进了基座的槽里。

"Wanderer system activated..."

“嘻嘻...意外地很乖呢。”，女孩狡黠一笑。

空把手从雨伞上拿开，慢慢撑起身子。

身体渐渐恢复了控制。虽然不想相信，但这确实无法用魔法以外的名词解释。

亲眼目睹过一次的奇迹，这次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虽然还残余着些许痛感，但所有致命的警告几乎就像腹泻一样一拍而散。

这种感觉...简直就像重新换了一个身体。

他试着走一走，只是一个踉跄，差点原地摔上一跤。

身体的运动感很不对劲，虽然说感觉不到疼痛了，但似乎机能还没完全恢复的样子。

是过度刺激导致神经麻痹之类的吗。

随着模糊的意识渐渐恢复，刚刚隐约听到过的声音越发清晰，像是在空旷的大厅里反复回响着。

我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什么也不记得。

就算找遍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也什么都弄不清楚。

我只是在某一天“出现”在了世界上。

哪里都不曾有过我。

也许我并不是人，至少现在不是。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谁吧。

毫无疑问这也是那个女孩的声音，但并不是现在和自己直接对话的那个。

这声音当中有着倒灌的河水一般流淌不止的迷茫和孤独，这种感受正直接流进...不如说是流淌在空的身体里。

这究竟是...

一束强光穿透了圆形的巨大库门，射了进来，坚不可摧的防爆金属似乎在相当程度的高热下直接瓦解了。

光束绕着库门转出了一个圆形，失去支持的库门直接朝内倒了下来，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本来以为他把这门弄开多少需要一点时间啊...”，空摇了摇头，自己的感觉重新回到他身上。

“大哥哥你不是没听吗？”

“我没在听不代表我没听到。”

“这样说话很不讨人喜欢的哦。”

“有~~人~~吗~~”，拿着魔方的男人一边拖着尖锐的长音，一边迈着步子踏进这座保管库，在他和空四目相对的瞬间，一直拖着的声音停止了。

“在问别人问题之前，是不是该介绍下自己了？”

“大哥哥，把伞撑开。”

“我没看到活人呀，哎奇怪了，是谁在说话？”，男人把耳朵对着台座的方向。

“是听到某个债务人先说了被打到就走，结果又发现他不要脸地跑到地下瞎晃悠的债权方。”

“哦豁，这边也有这种概念啊。”，男人把嘴角拉长试图缓解脸上僵硬的表情，结果托着额头的手下面只是似笑非笑。“那么我就告诉你吧，很不幸，你遇到的债务人是...”，他把还能动的那只手放下来，伸到裤子里，在口袋里摸索些什么，而魔方仍然附着在另一只垂下的手上。

“先别说了把伞撑开！”

“我苍大爷呀！！”

六个金属制的小立方体向空的方向分散着飞去，做工非常精细，一眼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分析用的感觉，因为小而重的关系，苍这一下扔的很远。

紧接着就是规模远胜于9楼的连锁爆炸，至少有两颗就在基座附近的位置，整个库房的中心。

苍仍然站在他扔出方块的位置，看上去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波及，由于负压的关系，强风正不断从外面灌进来，他就像站在台风眼一样，丝毫没有受到风的影响。

钢制的基座已经被整个掀飞了，留下一个凹凸不平的断面。

空背靠着另一端的铁墙，慢慢站了起来。上面被砸出一个不太明显的凹陷。

而此刻苍看到的，是一把对着自己的雨伞。

“空。”

“你说什么？”，室内渐渐重新充满空气，可苍仍然斜着耳朵，装作听不见的样子。

“债权方的名称，记好了。”，空站起身来，将撑开的长伞，搭在一侧的肩上。

“还以为你全身的骨头已经炸得拧成一团了，还能自己站起来啊。”

“那可真是抱歉了，看来只用爆炸是杀不死我的。”

“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笑得很开心嘛。”

“是呀，我可是高兴死了，还有什么比在老鼠洞里抓老鼠更开心吗。”

“谁知道呢。”

空刚刚跑出两步，就有至少3根的铁链从不同的方向穿过了他刚刚所站的位置。

“果然，不只能放在靠近自己的地方。”

“逃吧，继续逃吧，尽管挣扎一下，不这样怎么行呢！”

空的目光不断飘忽，试图掩盖自己真实的目标，一边不停地折返加速，一边绕着苍移动。

铁链追得很紧，接连不断地出现，不让空有任何停顿的时间。

这些铁链果然不是破开表面钻出来，而是直接在表面上“出现”的，它们的基点上没有任何支持，和钢板之间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连接着，中间没有缝隙。

而且，虽然是如此密集，铁链与铁链之间全部保持在不会碰撞摩擦的距离以外。

男人的手上，27个小立方体各自向不同的方向持续旋转着，但是空并没有打算动那个装置的心思，在一些最低限度的观察之后，铁链很快就要追着他，绕过苍整整一周。

就是现在。

对空来说是很简单的规则，跑出这里就赢了。

空顺着切线，往库门的方向冲去，果不其然，铁链没有继续跟过来。

身体几乎完全恢复了，到门口的话只需数秒的时间而已。

太顺利了。

对空来说，这类似于一种“合理的直觉”，无意中，他再考虑了一次。

如果“铁链靠视觉施放”这个前提是假的。

那么追击自己的铁链能够全部避开也同样是假的。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减慢了速度，作出了急停的动作。

整整一排的铁链也只是在数秒内，就从上下两个方向封住了巨大的圆形门洞。

会死。

环绕在苍身旁的铁链开始逐渐收回。

空的理性正要劝他放弃抵抗，就已经被十几条铁链同时锁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死吧！！”，苍把手臂往下一挥，环绕身边一周的铁链应声收回，从根部开始消失。

三条铁链高速旋转着，从不同的方向穿插进其它链子的缝隙中，正中身处中心的空。

四处飞溅的是火花和尘埃。

像是被摁到钢板上的磨盘锯一样，高热的火花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向外飞溅出来，接触到空气之后渐渐冷却，变成下坠的尘埃。

空的身体仍然保持着被击中时的态势，朝着苍的方向，双臂下意识地护住头部和胸前。

原本预想的，身体被切断瞬间的剧痛并没有如期而至。

相对的，发现自己对身体的控制还在，不知道是多少秒之后的事情。

这无疑超出预期的情况，空立刻低头确认自己的身体。

右肩，左侧腰部和右边的大腿根，分别嵌着三根铁链。

之所以说是嵌着，是因为铁链完全地贴合在它切开的“伤口”上，并且接触的部分被自己的身体撑开了，整根链子并没有保持一条直线。

也就是说，铁链一开始确实直击了身体，然后被弹开了，剩下的部分在高速运动中切割出这样的口子。

反观“伤口”的部分，目前仍然没有任何痛觉，而且...

铁链又开始向反方向运动起来，虽然速度明显不如上一次，但还是出现了相同的火花，这次能够确实地看到，那是空的身体和铁链接触面的摩擦。

包围着空的所有铁链都收了回去，他失去支撑，一下子跪在地上。

但似乎他并没有要起来的意思，而是直愣愣地望着地面，全身紧绷着。

眼前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睁开眼睛，脚下是点一般的星空，一个个都动起来就成了一条条线，一条条线交织就成了一个个面，一个个面重叠起来，变成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影子。

彩。

也许是身处很高的地方，脚下没有支撑，自己也不能动。

是“那个地方”。

细看的话，平静的湖面上还是有些涟漪。

一切开始下降，越是下降，彩的影子就离自己越远，

在意识到其实是自己在“向上跌落”之前，都没有任何的恐惧感。

“哥哥！”

她早就已经不说这个词了。

“彩！”

不知道过了多久，意识又回到了空的身体。

空仍然身体前倾，跪在地上，他拼命地摇头，试图把残留的幻觉赶走。

身体上被削掉的部分都已经回复原状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啊哈，啊哈哈哈哈，原来是金属啊，有意思有意思。”，苍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讲话的时候，他的五官几乎拧在了一起，很难分辨出到底是痛苦，愤怒，还是极度的兴奋。

“喂，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

“看你问的是怎么了。”，空用手撑着站起身，似乎刚刚的喘息之机是苍故意留下的。

“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呢？”

“你指的是什么。”

“我看你并不像是会把自己的命当成筹码用的人，你也不会真心觉得能杀我吧。”

“把我生活的地方弄成这个样子，把我身边的人一个不剩地杀死在我的面前，让我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再把我逼到这种地步之后，我反而比较想问你是怎么能说出这种话的。”

“这些东西，应该还没有能让你拿出命来的分量吧。”

“不要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虽然很想这么骂一句，但原因确实不是这个。”

“视情况我也可以在这里把你放掉哦。”，堵住库门的大量铁链开始收回，随后，魔方也停止了转动。

“只要把这个东西交出来，对吧。”，空用脚一带长伞的伞尖，在半空把它抓到了自己手里。

“你啊，可能以为自己想了个好点子。但是在我看来，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一只被链子拴住的狗在向我叫个不停呢。”

“我呢...”，空把伞在手里转上一圈，然后向下一刺，把伞尖顶在地上。

一开始确实是冲动了打算拼命的，因为星姐一直，一直都很照顾我。

前一半原因，空没有说出来。

“单纯只是觉得无论如何都不想把这个交给你背后那群狰狞的狗主人而已，而且...”，他握紧了另一边的拳头。

“现在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不能在这里阻止你。”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你就是‘那边’的人啊，这样就说得通了。我还真的要表扬你一下，在那个女人身边这么长时间，不仅没露出马脚，还反过来让她这么信任你，妙呀！真是妙极了。”

空没有作声，对于“那边”的所指他当然是一无所知，此刻他认为什么都不说是最好的选择。

“嚯嚯，这个时候再装傻可没什么意思了哦，我真觉得挺可惜的，在所有被神抛弃的垃圾里，你是最意思的一个。”

“不过，垃圾终究是垃圾，丢了当然也没什么可惜的。”，苍抬起右臂，指尖直直地指向空。

似乎在回应苍的动作，数条铁链瞬间飞向空的方向，但是此时空已经笔直地向他冲了过来。

铁链不断在空的行进路线上出现，但是空并没有放慢速度，他直接撞上其中一部分无法避开的铁链，任凭身体和它们碰撞摩擦。

随着空的加速，少量的铁链很快就无法再阻挡他的脚步。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时间确实不够呢。”

在苍自言自语的当下，空已经撞开几层链子，来到了离他仅仅数步远的地方，转用双手握伞，摆出了突刺的架势。

“但是...”

下一个瞬间，苍手中分离的27块小立方体重新聚合成了一块。他消失在原地，随后出现在后方5m左右的地方，立方体立即重新分离开来。

空保持着向前出拳的姿势，停滞在刚刚的位置，苍只是一抬手，所有的小立方体开始高速旋转，大量的铁链从四面八方把空重重封锁起来。

从空的视角看来，就只是面前的苍突然被一面铁链墙替换掉了而已，向前突刺的伞打在了旋转的链墙上，迸出炽热的火花，抓握不稳被弹飞后掉落在地，反应过来的时候，四周已经被铁链包围了。

“呀，真是可惜，要是被刚才那下刺到的话，估计会被直接捅个对穿吧。”

从刚才的接触中也试探过了，虽然没有明确的接触点，但这些铁链连接得很牢固，不像是能够挣断的样子。

“劝你还是放弃理解它吧，再试探多少次，你也不可能明白它的价值，它可远远比你手上那把破伞贵重多了。”

男人手上的小立方体再度合成一体，这次从正方体的其中一个顶点开始，沿着棱线开始发光。

“不过，我姑且是个贵族，作为礼仪，至少让你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死的吧。”

如果估计的没错，这下多半是他用来打开库门的那种光线了。

怎么办，能熔开那种厚度的库门，撑开的钢伞也无济于事吧。

空闭上眼睛，在记忆里搜索着至今为止获得的所有情报。

“WS--Wanderer System试作机II型，这是那把伞的名字，虽然马上要跟着你一起消失了。”

眼前浮现的是，下着雨的天桥。

这不是空用自主意识进行的“回想”，而是什么人从意识里提取了这段片段，然后在空的视觉回路里“放映”。

因为空自己的身影，就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

水花，水花，水花。

我。

不只是视觉而已，所有的感觉，都非常清晰地同步到了自己的身体上。

“中心医院即将受到恐怖袭击。”

我，和伞，跳跃。

“完成目标WS系统的回收任务”

我，转了转伞。

“再见，大哥哥。”

我，和伞一起变回水的样子。

“真是服了这群垃圾了，用着我们的语言，居然还起了这么没品的名字。”，发光的区域穿过3个方向的所有棱线，汇集在对角的另一个顶点上。

一条高热射线从那堆铁链的一侧射入，仅仅数秒后便从另一侧贯穿出来。

“啊啊，好不容易找到一点乐子，这种杀人的无聊事究竟还要做到什么时候呢？”，射线停下之后，立方体马上重置成了分离的状态。

苍收回所有的铁链准备离开，被熔断的那部分，尖端没有被回收，仍然散落在地上。

“你刚刚说，关于‘这个东西’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对吧。”

听到空的声音，正迈出一只脚的苍突然定住了，上半身前后颤了一下，勉强保持了平衡。

“那就是说，你的力量充其量也只是借来的。或许藏在后面的你比我要更弱。”，空的指尖直直地指向苍，他的两只手臂上都附着圆弧形的刀刃，正像伞缘一样，其中一侧连同着他的一部分身体，被高热熔化正泛着橙红色的强光，升起蒸腾的热浪，却仍然保持着完好的形态，也没有滴落。

两人之间的距离此时仅仅5m左右。

空率先开始行动，往前一步之后，铁链从各个方向向他袭来，他一边回避一边切断阻拦在前的铁链，原本的强度就足以在薄弱位置将铁链直接切断，另一侧高热的刀身更是大幅增强了对金属的破坏力。

苍绷起了脸，收起了刚才还挂在脸上的那种，由蔑视而来的无所谓的笑容。他一边观察空的动作，一边一步步地后退着。

几次到达近战距离的空，斩击都被接连不断的铁链挡下，铁链的数量还在增多，空的推进变得渐渐困难起来。

糟糕，这样下去的话，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观看着空与铁链的缠斗，重新后退到几步以外的苍，逐渐恢复了先前的神情。

怎么办，如果刀身冷却下来，连突破封锁都很难做到。

至少如果能够在这个距离碰到他的话。

不行，斩击的速度都被挡下来了，投掷的话一定会被挡下来。

“...你手上的那个机械装置，即使能打出这个速度的魔法也不是很多”

从铁链的缝隙中看到苍的脸，他说过的这句话浮现在脑海。

对了，现在就挂在自己的身上。

枪管，弹仓，弹簧机构，击针...

空做了一次大幅度的斩击，破坏了他自身的平衡，高热刀熔穿了他面前所有的铁链。

“没用的！”，成排的铁链从自己眼前应声而出，苍喊出这声之后，仿佛解放了什么一样放声大笑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右肩上感到一阵冲击，像是被重物砸到一样。

对他而言这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同样的事情不久前刚刚发生在他的左肩。

糟糕，一定是因为铁链的震动。

第二次机会的大门就在空的眼前被铁链锁上了。

“混蛋...”，苍想试着活动一下右臂，却只是让火烤一样的疼痛提前传过来了，他的面部肌肉抽搐着，几乎要缩成一团。

“这下不能让你这么快死了...”

铁链开始一条一条持续不断地穿过空所在的封闭空间，虽然几乎看不到火花飞溅，但每一条经过都会有快要撕破耳膜的摩擦声传出来。

一开始是数秒一条，随后越来越快。

虽然没有任何痛觉，但随着身体损伤的增加，空的意识中浮现出越来越多的噪点，这次，他能够清楚地确认到两者的相关性。

“爽吗，爽吗，啊哈哈，让你爽个够吧！！！”

沉寂一段时间之后，苍又重新大笑起来，这一次久久没有停歇。

下降，继续下降。

在进入水面前的一刻，终于看的清楚。

走过一个很少人会走的小岔路，踏进草地往深处走一小段，再穿过正常人看上去根本过不去的灌木丛之后，会有一棵倒下的大树，对于小孩子来说是必须要使尽浑身解数翻越的障碍。

而在那后面，是一个被草地和森林环绕的内湖，也正是承载着空整个童年的，三个人的秘密基地。

空沉进湖面之下，面前是紧闭双眼，四肢张开的彩。

“彩！”

“记得照顾好妹妹”，旁边出现了一个黑影，是母亲的声音。

抱歉，老妈。

“抱歉小空，要是我.....”，又一个黑影，这次是星的声音。

不是的，不是星姐的错。

“照顾好妹妹...”

“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妹妹”

“抱歉...很抱歉...”

“要是我当时在场的话”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答应好的...”

“要是我在的话...交给我就好...”

“空哥一次都没有真正关心过我吧！”，彩忽然睁开眼睛，水蓝色的纯净双瞳在近乎透明的湖中和空四目相对。

空也睁开了眼睛，面前是金属制的地板，手臂已经恢复了原状，之前熔化的部分，以及被铁链切割掉的部分都完好无缺，就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看来自己是向前伏在了地面上。

虽然差点叫出声来，看来刚才的也是深度幻觉没错了，这样子简直跟黑雪的辐射如出一辙。

没有仔细思考的余裕，意识还很模糊，就像随时会重新沉入幻觉里一样。

而且，眼前又是另一种地狱般的景象。

苍正跪在地面上挣扎，双手不受控制地乱抓，因为手臂无法抬起的关系，他只能不断俯仰着上半身，他的目光死死锁在自己身旁的某个位置，面部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变得比之前还要狰狞。

他的整个头部套着一个水球，字面意义上的水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支撑的，仅仅由水构成的悬浮球体。

而他手里的立方体，似乎和控制者的意识一同混乱着，27个小立方体正在以合一的状态，无规律地疯狂旋转。

仅仅此刻，就有四五道射线朝着上方的各个方向散射出去。

他的头顶已然是一个大洞，加强过的复合金属和混凝土结构已经大体消失无踪，留下的是球形或半球形的坑洞，正是同样的黑色球体让正在上升加速的运输机瞬间消失，而此刻它们正在上空大量出现，大楼的残骸仍然在继续被这股无形的力量蚕食着，支撑结构变得岌岌可危。

透过水球也已经可以明显看到苍的脸色已经憋得铁青，他不受控制地失禁起来，整个身体连同腿部在地上弹跳着，疯狂地扭动，把尿甩得到处都是，即便如此，水球还是始终贴合着他的整个头部，就像套了上去一样。

仿佛是要用尽这个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点疯狂，十二道光线呈一个扇形向空中肆意地放射，成为了压断这座建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股强烈的疲劳感向空袭来，不顾头上有一栋快要倒塌的大楼的事实，在再度失去意识之前，空看了看苍始终盯着的那个地方。

打着雨伞的女孩，用水蓝色的纯净双瞳，也正斜着看向他，脸上是恶作剧成功的孩子一般的笑容。

“辛苦了，晚安，大哥哥。”，她用自己的声音开口说道。

“果然呢。”

在大楼轰然倒塌的瞬间，空的脸上挂着一丝解脱的笑，而意识沉入了黑暗之中。

“连接中...远程终端已连接，请输入认证信息...通过，识别代码...Rain，通讯接通中...”

“试作机已回收，请尽快派出护送人员，完毕。”

# Illusion

---

下午5时，自治政府治下的主要聚居区————中心医院疑似遭遇恐怖袭击。袭击者疑似使用了基于黑雪的攻击方式，现场的辐射浓度一度远超最低安全水平，并导致大量平民异变，据悉，自治政府出动了包含紧急反应小队的大量警力参与镇压，在此过程中也造成若干警员伤亡。除此以外，大楼本身还受到了数次破坏性攻击，导致基本承重结构受到损伤，最终在6时半发生倒塌，并对临近的若干其他建筑造成不同程度被害...

“老骡子”端坐在数十个显示屏前，一边左右扫视着所有的画面，一边敲击着座位的扶手。

“这下我们的活就告一段落了。”，他咧了咧叼着烟的嘴，把烟卷稍微咬紧了一点。

有一位助手快步走到他身后，在他旁边耳语了一阵。

“这样啊...”，他停下了手上有节奏的敲击。“那小子还是自己闯进去了。”

“怎么办呢，剩下来的就看他造化了。”，他把烟夹到手上，深深地吐了一口。

“就是可惜那把枪找不回来了，啊哈哈。”

雪花点。

中心医院倒塌事件，是自治政府成立(即自黑雪事件发生)以来，其治下最严重的安全事件，此事件的发生对于自治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

事发时，自治政府执行理事长晓正在别岛进行外交访问。随后他立即返回邻岛的自治政府所在地并发表了讲话。之后在军方护送下，经空路亲自前往现场查看情况...

事故发生后，本岛民众对自治政府的不信任快速蔓延，大量主要聚居区的民众自发联名要求自治政府进行彻底的调查，部分遇难者亲属也提起赔偿诉讼，目前自治政府已经达成多项和解协议。

同时，国际社会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反应，目前各国政府已经陆续对恐怖袭击表示谴责，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但同时也有多家媒体指责自治政府反应不力，没有采取真正措施强化安全状况，后续处理不当等。

另外，有多个治外地区发生暴乱，借机向自治政府表明自身主张...

今晨，自治政府执行理事长晓引咎辞职。他在离职宣言中表示，自己的辞职与舆论压力无关，只是给遇害者一个交代，并表示之后仍会继续支持自治政府的工作...

在政权重组完成前，本岛与邻岛成立由临时成立的共同自治体代行管理，由国际联合监控...

“看啊，我的儿子！快看！终于...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再也不能对我们指指点了，哈哈哈哈...”，站在电视机前的女人背过身，看着沙发上的少年，“这下你终于可以坐上那个位置，你一定要让他看看，自己错的到底有多离谱！”

“好的，妈妈。”，少年嚼着薯片，整个人陷在里面。

一秒的噪声。

今天下午，中心医院相关的搜救行动正式结束，报告中证实没有任何人在此次事件中幸存，遇害者人数仍在统计中，目前的初步估计来看，有超过5000人死亡或失踪，由于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转变为黑化体，确认受害者具体身份的工作将不会进行，后续处理将集中在隔离防疫和消杀工作上...

“那个特工现在什么状况？”，女人举着电话，另一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缺氧时间太长，已经精神错乱了，现在还只是不停地胡言乱语，讲的都是些神神鬼鬼，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特工还在监视。”

“这样，那个魔方研究出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试过很多手段了，据说还在休眠的样子。”

“尽可能快一点，如果他们真的已经掌握这种技术的话...我还是没法相信，居然已经差了这么多。”

“会的会的，您不要着急，我们两边的技术能够真正联合起来的话，这种程度只是小事。另外，关于那个孩子...”

“杀掉，他没有把柄不好利用，而且知道的太多了，留着是个危险。”

所有的声音图像一起消失了，空摁下了遥控器的电源键。

三天？五天？还是一周？已经失去对时间的感受力了。

睁开眼睛的时候，空发现自己从一个巨大的水泥盒子，转移到了另一个狭小的水泥盒子里。

胶合板的桌子，板凳，一本稿纸，一只铅笔。

固定在墙面上的镜子，平均高度的洗手台，相对的角落，是平均尺寸的座便器，和外露的纸巾架。

对角线分布在头顶的2台监控直直地盯着他，厕所连个帘子也没有挂，就是明摆着告诉里面的人不存在隐私的布局。

房间出口只有一个改造过的厚重铁门，上了相当不错的栓锁机构，此外是一个人根本钻不过去的双开门箱体结构，拿来送饭用的，只有打开那个箱子的时候，能稍微看到一点点外界的状况。

以上就是这个房间的全部。

作为一个监狱或是审讯室来说，已经算很不错的条件了？

洗手间就在旁边，是免不了有些异味的，再加上略微的霉味，不能说是很清爽的环境。

另外，也没有可以躺下的地方，勉强能够躺在洗手台那侧的地上。

没有一个人进入这个空间，他也一直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后来，空连躺都不想去躺了，他坐上那张凳子，双手托腮，手肘顶在桌子上，就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

这就是所谓的冷处理吧。

可惜，终究三急还是会有有的，虽然也有懒得吃饭上厕所的想法，但空姑且还有不能饿死自己的理由。

那么，反正站都站起来了，顺便去洗个手吧。

空做完一套仪式性的洗手动作，拧上水龙头之后，转身回到座位上。

他刚刚走出两步，发现水声似乎并没有停止的样子。

“没问题吗，两个监控对着这里呢。”

“没问题，监控画面已经定住了。”

水槽里的水渐渐流出来，在地面上聚成人体的形状，从腿开始，腹股沟，腰身，胸部，肩颈头依次出现。

蓝的一只手仍然打着撑开的雨伞，让本来就不大的房间显得更加拥挤，而另一只手上，则横握着一把长伞，整个身体定形之后， she 就把长伞向空的方向抛了出去。

“为什么？”，长伞划过桌子上方，被空完美地单手接住，空看了看女孩腰间别着的黑色立方体，然后开口说。

“你就要死了哦，大哥哥。”

“我猜如果现在你被监控发现的话，应该也差不多吧。”

“只要我想的话，我随时可以从这里消失吧。”

“那可就不妙了，想问你的事情还有起码十几件呢”

“要不要在路上慢慢聊呢？”，蓝向他眨眨一边的眼睛。

“我拒绝。”

“唉~~~”，她惊讶了一下，然后鼓起嘴巴。

“我不知道究竟你对我了解了多少，但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我对你一无所知。”，空坐到了板凳上，把长伞横放在桌面。“在你的水蓝色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所以我很难相信你。”

蓝一言不发地鼓着嘴，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为什么要拿出命来帮我？”

“不知道。”

“？”，空摆出了那个他保持了至少几天的姿势，直直地盯着蓝。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觉，只要一直调查你，我就能弄清楚自己的事情。”，女孩也学空，用空着的那只手托住腮，和他眼对眼地直视，“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大哥哥。”

“这种理由，我可不会接受啊。”，空闭上眼睛，站起身来，抓住桌上的雨伞。



“走吧，给你点时间重新考虑。”，然后走到了门边。

“Wanderer system activated.”

随着落地窗的破碎，两个人从10层楼高度的写字楼直接自由落体到了地面上。

这是琉璃塔下方的某个购物中心，上层是写字楼，经典的商住两用，这片曾经的市中心区域已经被夺回，但并不能称得上有多么安全，四周还零星分布着许多准封锁区和封锁区。

“所以呢，应该起码有个计划吧。”，只有空的脚下砸出了一个大坑。

“这个，”，蓝一个蹬地跳起，跨上附近的一辆摩托，“坐上来吧。”。

“不是我来骑会比较好吗...”

“这可是我准备的车哦，所以我说了算。坐不稳的话，搂住我的腰也没关系哦。”，她在驾驶座坏笑。

“没问题，撑住后面的话应该还是稳得住的。”，空一脚跨了上去。“姑且问一下，目的地是？”

“大哥哥的秘~密~基~地~”

“反正你应该还是没打算告诉我为什么吧。”

“我会的啦。”，蓝拧动油门，购物中心的四周基本是完全开放的，并没有圈起来或是设卡，摩托冲上大马路后开始加速。

一路上几乎都是上坡地势，毕竟是在朝松山移动，不过对摩托车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山体公园离琉璃塔并不算太远，即使稍微走小路绕开一些危险区域，也没有花上太长时间。

最终，蓝把车停在了山体绿道的入口。

“啊~~ 真是新鲜的空气呢，我们把车放在这里，走绿道过去吧。”

“为什么？”

“大哥哥真的是很多为什么呢。”，蓝嘟嘟嘴。

“走我家那一侧近的多吧，为什么要特意步行走这么一大段绿道。另外，车扔在这里，如果追兵到了，我们连交通工具都没了。”

“不是说过嘛，这是我准备的车，所以我说了算。”

“我是真的希望你好好做过一点计划，而不是脑子一热把我们两个的命都搭进去...”

“好啦好啦，走一会你就知道了。”

“那么，”

这是夕阳下的林荫道，即使是盛夏，也一样是满地落叶。太阳也和叶子一样，正准备落到地平线下，天色开始渐渐变暗。

断断续续的落叶打在少女的伞上，旁边是和她一样拿着伞的少年，正把收起来的长伞斜搭在肩上，放慢自己的脚步，和她并排走着。

“什么？”

“追兵在后，这么悠闲地散步没关系吗？”

“没问题啦，这方面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哦。”

“开始正题吧。那个魔方和彩究竟有什么关系？”

“唉，大哥哥不是看过你妹妹消失的那段录像吗？”

“看过。”

“难道你没有看到后面吗？”

“什...”

“嘭”，一声炸响从绿道入口的位置传来，两个人还没走出很远，冲击力差不多就像轮胎在面前爆掉一样，随即从那个方向升起一阵不大的黑烟。

“自爆？”

“恩，因为没办法处理通讯装置，就做了一个小机关，有人连接通讯的话就直接炸掉了。”

“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人了。”

“天很快就黑掉了，没有人会注意那么一点烟的啦...大概。”

“如果我们往我家门口骑，很可能没有到就炸了。”

“恩...所以我就直接骑到这里了，而且就算炸了，我们两个也都不会有事的。”

“本来到这为止还可以夸你两句的。”

“啊啊这是我准备的车哦，我要怎么处理也是我的自由吧，哼。”，蓝鼓起嘴，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顺便多说一句，你应该知道这一片不是安全区吧。”

“恩，怎么了吗？”

“你要说你完全没准备防护服然后准备一直开着这把伞是吗？”

“恩。”

空扶了扶额头。

“没问题的，我早就已经习惯了，连带着大哥哥的份也能一起顶住哦。”

“劝你还是离那个东西远一点比较...”

“救...救...”，声音直接传进脑海，一开始是断断续续的，渐渐变得比较清晰了。

“救救我...”，彩的声音，绝不会有错。

“好害怕。”

“空哥。”

周围一片沉寂。

两个人都站住不动了。

“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恩，有个女孩子在求救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人。”

“这个系统，如果要像你那样对话的话，最远距离大概多远。”

“必须离得不太远才行哦，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也就是说在林子里吗？”

“不是啦，我没看到任何其它的颜色哦。”

“颜色？”

“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颜色，大哥哥你不是也看到我的水蓝色了吗，顺便一提你的颜色是灰色，因为不是彩色的关系你可能没注意到，我看得一清二楚哦。”

“这样啊，怪不得我能看到。”

“恩？”

“没什么，我可能要赶点路了。”

“唉大哥哥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吗？”

~~“你回摩托车那里去，最先赶来的肯定是附近的巡查队，可以从他们那里弄两套防护服来。”~~

~~“要全部杀掉吗~”，蓝故意拖长了声音问。~~

“看你喜欢就好，之后顺着路往湖边走，我们在那会合，有特殊情况的话，我就沿着路回来找你。”

说完这句话，空就飞奔了出去。

这条靠山修建的绿道相当崎岖，虽然设计是健康步道，实际上却根本不适合锻炼，上下坡交替非常频繁，有些地方的坡度也很大。

空的策略是上坡的时候加速跑，下坡的时候就用直接自己增大之后的惯性滑下去。

到了一片布满运动器械的开阔广场之后，坡度明显变缓了，同时也就离那个地方不远了。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大上坡和大下坡。

这时，空瞥见在广场中央的花坛上，坐着两个小孩子。

细看一下，只有其中一个坐着，另一个孩子正蹲在他的面前，双手捧着什么展示给他，可坐着的孩子并没有低头去看，而是直直地望向前方。

两个孩子衣衫褴褛，衣裤都相当不合身，头发也乱糟糟的，这样观察的话，很难区分性别。

“空哥哥。”

空走过去正准备开口，坐着的孩子却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他吃了一惊。

近看之后才发现，这孩子的眼睛焦点是散的，应该是看不见东西，虽然如此，他还是知道自己正向他走过来的样子。

“这里很危险哦，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

“姐姐听到救命的声音，所以我们就过去了，但是走到这里，姐姐就听不到了。”

“之后我感觉到空哥哥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坐下来等你。”

空尽力处理他所接收到的信息。

两个孩子可以在这种地方若无其事地散步。

即使看不见东西，仍然可以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听到声音的时候，自己绝对没有打开系统，也就是说这孩子可以在那种距离感知到一般人的意识。

奇怪的地方太多了。

空下意识闭上眼睛集中思考，却在眼前看到了熟悉的涟漪。

粉红色。

这是只存在于记忆当中的另一种颜色。

这不是纯的粉红，而是混杂了红色所以变深了，应该可以形容为朱粉色。

但是这波纹和蓝的并不一样，它在眼前颤抖着，仿佛很不安的样子。

一张看上去是全家福的照片。

上面是蹲在镜头前，一左一右搂抱着两个孩子的母亲。

三个人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唯一没有笑的，只有站在她身后，面容模糊的父亲。

左右两个孩子身上都能够看到清晰的，不安定的粉色。

也就是说，说不好这两个孩子都是。

空睁开环境，环视两个孩子的四周，但并没有看到类似伞的物品。

另一个孩子已经站了起来，他把手上的东西捧到空的面前。

“看，这是我刚摘的。”

一个带枝的合欢花，因为没摘好的关系已经有些散了。

“恩，很漂亮呢。”，空并不是很懂花，会知道这个也只是听星说过而已。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呢？”

“璃”“镜”，双子几乎同时回答道。

“璃是姐姐对吧。”

“恩。”，镜保持着捧花的姿势，把手臂收了回去。

“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屋，在往菜市场去的路上。”

“现在...啊。”，空若有所思，“我正在等一个姐姐，等她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送你们回去。”

“是蓝姐姐对吗？”

“恩，你都能感觉的到吗？”

“她已经到了。”

“哦呀？这不是璃和镜吗？”，蓝带着两件防护服，从邻近的下水沟钻了出来。

“蓝姐姐...”，璃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镜躲到了璃的身后，从肩膀上张望着。

“镜长高了呢，比姐姐还要高一点了。”

镜一言不发，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

“你认识他们两个？”

“恩，事实上还挺熟的呢，不过很久没见了，对吧。”，蓝向镜打了个眼神。

“这两个孩子，看上去相当不信任你的样子哦。”

“没有啦没有啦，镜他只是...一直有点怕蓝姐姐而已。”，璃明显试着打圆场，但自己的声音也有些颤抖。难道他们意识里的不安来源是...这个推论也是合理的。

“来了。”，璃突然接了一句摸不到头脑的话。

“有好多好多人冲着哥哥姐姐来了。”

“璃能感觉到的话，大概至少已经到摩托车的位置了吧。”

“没时间换防护服了，大概他们会包围封锁这个地方，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到湖边去一趟。但是这两个孩子...”

“担心他们两个的话大概不用了，他们不是普通小孩来着哦。”

“不能把他们扯进来，璃，能自己走吗。”

“姐姐能看到路哒，因为...” ，旁边的镜想跟空解释些什么，但看上去很犹豫，这时候蓝直接插话打断了他。

“镜的眼睛就是璃的眼睛，所以...”

“蓝，拿上防护服，我们带到湖边去。”，没等蓝说完后面的话，空扛上一套防护服，示意她先走。

沿着路走完最后一段，通向秘密基地的野道，也临近绿道的分岔口。

“听着，从这里往右走，走出林子之后过马路，对面的小区5栋302就是我家，你们两个直接推门进去，乖乖呆着等我和蓝姐姐回来，会数数吧，璃？”

“恩，我能看门牌的。”

“很好，快走吧，继续跑起来。”

安排好双子之后，空挠了挠头，把打开的伞从右臂抽出，然后收了起来。

“一点美感都没有呢，好好打着不行吗？”

“我想问一下，那两个孩子的系统在哪里？”

“保密——”

~~“就是说未必一定是伞对吧。”~~

~~“保密~~~~”~~

空跑着踏进了草丛里，蓝跟着走了进去。

多久没有回到这里了呢。

色彩已经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多久了呢。

灰色真的是和自己非常相称的颜色。

这个灰色的牢狱，就像这段时间自己所在的那个小房间一样。

所有的时间概念，在其中都被融化，吞没。

以至于究竟过了多久，自己也已经没有概念了。

就在这片刻工夫，天已经暗了下来，周围慢慢变得一片漆黑，看不清什么东西了。

在这一片漆黑里，星星点点的光显得格外明亮，萤火虫的光层叠在湖面反射的星光上，形成了...

形成了什么呢。

这应该是早已见惯的景色，但此刻却正如初见一般迷人。

仿佛湖面本身也泛出微光一般，四周都被照亮了，连森林的轮廓也慢慢清晰起来。

空回头一看，魔方正悬浮在蓝的手上，立方体的六面都发出微光，这是和苍交手时未曾有过的状态。

“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看它发光了，就试着碰了一下。”

一个细节在空的脑海一闪而过。

彩消失的那段录像，是红外夜视录制的。

自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但仔细回想一下的话，那段录像之中有微弱的...色彩。

没错，也就是说当时现场是存在环境光的，所以摄像头才没有用夜视模式。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跟现在的状况是如出一辙。

无论这个魔方用什么方式激活了这个状况，这都是当时的重现。

没有证据，全都是臆测而已，或者说是感觉。

但这有可能是唯一且最后的机会了。

“蓝。”

“哇，大哥哥你第一次直接叫我的名字唉。”

“不要跟过来，如果五分钟后我不在，你就直接去我家。”

“不~要~啊~”，蓝做出很惊讶的神情。

“还有，对那两个孩子不要用这一套。”

空直接大步踩进了湖中，往深处走去。

蓝没有料到他真的会往里冲，她下意识地伸出手，魔方跟着掌心一起往前移动。

湖面放出耀眼的光芒，瞬间把四下照得有如白昼。s

原本在跑动的空一脚踏空，掉进了池塘当中，他发觉自己在不停地下沉，似乎这池塘没有底部一样。

“这地方的水深可是连小孩子都踩得到底啊.....”，空的本能开始占据上风，他死命地往上游，可是仿佛身处深海，怎么都浮不上去，窒息反应慢慢出现，因为缺氧身体已经使不上力气了，头越来越疼，四肢也已经快要到极限了，意识逐渐模糊起来。

“达克先生，请不要为了我这样的人...”，似乎是蓝的声音，但不像她说话的方式。

“不要！”，焦急而绝望的呼喊，判断不出声音的来源，好像到处都是。

“请停下...”，声音越来越杂，内容渐渐模糊了下去。

蓝的反应很快，没有多余的手，她立刻侧身用雨伞去遮光。

强光仅仅持续了数秒，之后渐渐消退。

蓝对这个状况并不陌生，因为在调查空的过程中，她看过了那个监控录像的后半段。

就在彩消失之后，一个穿着不合时宜的皮外套和硬底靴，手持魔方的男人出现在相同的地点，而那个男

人，现在正因为缺氧导致的脑损伤不断地念叨着关于神的各种事情。

她自己也同样那个男人口中“被神抛弃的贱民”当中的一员。

正因为心里有数，移开雨伞之后她才更加始料未及。

眼前出现的是一面镜子。

不对，眼前出现的是，自己。

还是说“自己”？

对面的那个“自己”留着一头长发，脸上明显上过妆，但已经全部花掉了，看上去是刚刚大哭过一场，身上是厚重的冬装大衣，但非常合身，并没有大上一截，两手空空，没有拿着任何东西，一只手戴着毛皮手套，裸露的那只手上应该戴着一只戒指，上面的宝石反射出奇妙的光彩。

如果不是穿着，打扮和状态完全不同的话，她一度还以为自己正在那个常做的“我是谁”的噩梦里。

但无疑，那确实就是她自己。